

危机'宝'宝

范典 著

WEIJIBAobao



清华大学出版社

危机'宝'宝

范典[◎]著

WEIJIBAobao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机宝宝 / 范典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302-37923-2

I. ①危… II. ①范…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7793号

责任编辑: 王佳爽

封面设计: 汉风唐韵

责任校对: 宋玉莲

责任印制: 杨 艳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总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者: 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25 字 数: 38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产品编号: 055448-01



目 录

1

第一章 缘分和婚姻

14

第二章 提亲

28

第三章 婚检和婚戒

43

第四章 晦气的新娘

60

第五章 金融危机

76

第六章 挺着肚子被裁员

91

第七章 隐形的邂逅

107

第八章 灯光下的罪恶

125

第九章 待产室风波

143

第十章 办公室风波

160

第十一章 人生的对比

179

第十二章 犯罪证据

200

第十三章 新年的哀伤

219

第十四章 诗人与商人

239

第十五章 贪婪

259

第十六章 脏病

280

第十七章 官场里的苟且事

305

第十八章 遥远星球的孩子

326

第十九章 人生低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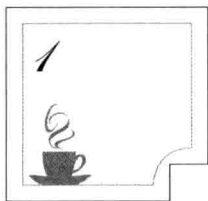
346

第二十章 孤独与独立

368

第二十一章 救赎

第一章 缘分和婚姻



事先没有一点儿征兆的，他的婚姻就来了。

不是爱情先来，而是婚姻。

想来也是可怜，生活在大都市里，闯荡经年，收获的都是零星半月的感情。还是他妈先宽慰人，发出“是缘分未到，强求不来”等话语，抢先堵截了别人的穷追不舍。不过，话虽这样说，她都六十有余，当然要担心自己儿子的婚姻大事。家里又是独苗，不容他有其他想法。

人生的三十年，一晃而过，真是眨眼的工夫。

除却还算幸福的童年，十余年学习生涯、十年工作历程，统统没有教会他什么，遇到石楠之前，他孤单得要命，生活似乎已经停步，根本看不到希望。然而婚姻是强求不得的，看着别人结婚，他眼红起来，那有什么办法——现代社会，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真如他妈说的等缘分从天而降，他干脆撞墙算了。

造成他持久单身的理由，说得简单些，几句话就可略过，可是说复杂了，大概两三天都不够。他是那种从小就对父母言听计从的小孩，长大了离开家，凡是有一点儿事，都打电话回去请示，他们准了他就放心去办，他们不准他也只得忍痛割爱，他的“斯文”真不是一两天才培养出来的。这就造成了他一种懒散的习惯，而且不主动，他的身体成长了，内心还是小孩，难怪女人们见了，都当他是小弟弟。

他叫乔治国，前面两字合一块儿读，像是老外的名字，后两字又太中国化，跟那些“建国”“国庆”“建军”没什么两样。听父母说起过，生他那年，国家刚

好宣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口号，国家处于治国强国的阶段，父母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响应国家号召，想都没想就取了这个名字。

想不到，如今他连个人的家都治不了，更甭说治国了。真是莫大的讽刺！本来他要是有个弟弟妹妹的，这婚他也不结了——实在是拗不过“传宗接代”的使命。何况，富人家的孩子结婚多气派，宝马、林肯街上一长溜，穷人家呢，简直是丢人现眼。

乔治国他爸是共和国同龄人，从新中国成立之始便与国家命运同起同落，当工人当了一辈子，在县里的印刷厂一待就是30年。18岁进厂，19岁当师傅，25岁当车间主任，也是数一数二的聪明人。当初要不是厂长亲自到人武部求情，怕是早拿着入伍通知单去新兵连报到了。老厂长握着那位领导的手感激地说道：“厂里也就他一人能浇铅字，你们这次能放行，真是帮了我们单位很大的忙啊！”

只可惜乔治国他爸人太正直，不懂取悦领导，硬是没有坐到别人头上去。原本是老一任厂长退位后不二的接班人。之后，却大权旁落，与新任的厂长成了死对头，一气之下便买断工龄，跑去造纸厂当了几年家属工厂的厂长，管理一帮鸡零狗碎的女人。有人竟然叫来帮手堵截在他回家的巷子口要动手，当时乔治国他妈听人捎来话后，当机立断指挥乔治国的两个聋哑叔叔去路上挡着。她说的几句话听得乔治国心惊胆战：“要打架，把哑子喊去！哑子反正跟畜牲一样，听不懂人话，叫他们煞死劲打去！”

这个家，本来他妈就长他爸一岁，在那个年代女大男的婚姻算得上稀罕，谁让他爸家穷得叮当响，娶不起媳妇。乔治国他妈又是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早几年因为把上调机会先让给自己兄弟，回城时候年纪就大了，谈过几个对象都不合适，碰到他爸就定了下来。她娘家算得上小资，上面两个哥哥，底下一个弟弟，她是独一无二的掌上明珠。

外祖父、外祖母在上海开过车行，租车修车，抗战爆发就跑回来了。他妈总说：“那时候我们可算得上好人家，双台门，一个院落里住的都是同一家族。别人家的孩子都羡慕我们，可以骑着童车，有钱人家的车坏了拿给你外公修，修好了就给我们骑着玩。”

这倒是真的。乔治国在相册里曾经见过几张他妈童年时代的黑白相片，一头

短发，表情呆滞，穿着那个时代的夹袄，跨坐在童车上面。

有了这点优越感，她老是用略带戏谑的口吻说起乔治国他爸的家：“第一次去你爸爸家里做客，兄弟姐妹一大窝，围着一张破桌子吃饭，我还没扒几口饭，碗里的菜早没有了。吃饭跟抢劫一样！”

这也是真的。他爸老是跟他提起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家里没得吃，在食堂吃大锅饭，一碗粥捧着回家，还没到家已经喝完了。还有，除夕那天还上山砍柴，爬到菩萨的头顶上去砍，还到放生池里捉鱼，藏在柴枝缝里，老和尚挡在路上，查个半天愣是没有找到。小姑担柴担得肩膀出血，也只能哭着硬撑。

他的家庭背景就是这样，父母都是工人阶级，家里算不上富裕，也算不得寒碜。从小到大，他没一件事顺利过，中考没考上好的高中，高考又没考上大学，他们对他已然没有别的指望。一晃荡，30岁的门坎跨进来了，父母的心就焦急起来，一个劲地催他，还时不时灌输一些同龄人的婚育信息给他。

“你奶妈家隔壁的梨顺，和你一个年纪的，儿子都已经五岁了。”

“张兵你知道的，在印刷厂时和你一起玩大的，浙大心理学专业毕业后到重点中学教书，还不高兴教，结果跑去考公务员，现在县政府当秘书，多稳当的工作。结婚四年了，女儿都三岁大了。”

“国文，我跟他爸爸是老朋友，他爸死的那年他还在读大学，现在干了他爸爸的老本行——检察院，老婆呢，医院里的护士，两个人收入加起来一年十几万元不在话下，也生了小孩。”

这些话归根结底，是怨他这个儿子不够争气，一起长大的这些同龄朋友个个成家立业，而他像只氢气球，什么都没有着落。也难怪父母对他不满，不单是把他与同龄人作比较，他们也与自己的同龄人作比较。

乔治国他爸一说起当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便一脸的无奈：“他们当爷爷、外公都腻掉了，问起我，我就说：真是一代跟不上一代了，我们结婚的时候是30岁，想不到现在儿子比我们当年还要晚。”

乔治国感觉心脏被剝了个大洞，任凭他怎么用30年的记忆来弥补，也无法修复。婚姻，像是当头一棒，来不及等他慢慢理顺来龙去脉，便叫他直挺挺地倒下，脑袋一片空白。



“你好，我是乔治国，比你大一岁，听说你也在阮州工作？我妈把你号码给我的，希望有机会见一面。”他发短信给她。才一会儿时间，回复马上来了。

“好的，我现在正从老家赶回阮州的路上。”那时正巧碰上清明节吧，她回老家去扫墓。

这就是石楠与他第一次对话。石楠是一种花，他深有印象，但是无法想象这样一位女子到底是个什么模样，是否和他前面相亲过的相差无几，不是脾气怪异，便是长相惨人？

听母亲说，此女读书颇为了得，在阮州读的大学，纺织专业，现在外贸公司上班，工资收入也较稳定。和乔治国是老乡，但家在小镇子里，下有弟妹，三姐弟两个是大学生，就靠着一双文化并不高的父母培育成人。乔治国的母亲对此很是赞叹：“不简单哪，她爸是石匠，她妈就在学校门口摆摊卖春饼的，就靠这赚来的辛苦钱供出两个大学生来！”

乔治国虽然生在县城，家中又是独子，却因为初中时候严重偏科，考到了邻市的一所中专学校。后来气不过，又自学高中课程，去投考艺术类的高等院校，无奈文化成绩上了本科线，专业成绩却刚刚及格。最终又被一所中专学校录取，志气顿时受挫，两年学成毕业出来，也不过在一家广告公司混着。

事实上，他倒并不特别喜欢画画，当初只是偏科厉害，班主任在课上见他开小差在书本上画小插图，便把父母叫去学校商量，说也许他们儿子是有画画的天赋，可以栽培一下报考艺术类中专职业学校。

父母一被提点，觉得花一笔钱让儿子去读高中结果反被他人远远甩在屁股后面，还不如学一门技能，早早赚钱持家。同样花三年的钱，读了高中没考上大学，等于没有读，而有了专业技能，总可以养活自己——况且考上大学，要再供四年的学费。

有时，乔治国想想真是丧气，青春年华就这么一去不复返了，再要重头去学，恐怕也没这个心思了。他只羡慕那些高学历的人，在一些朋友聚会中，总觉得内心自卑，常日思夜想，何时才是出头日。

他起初待在江海市，2004年时才来到阮州，不想一晃竟然待了六年有余，年纪也奔三了。这才急起来，该玩的已经玩过，是时候正经成家立业了。不是没留

意过身边的女孩，总觉得碰到的并不是最好的，像他那样貌，随便一捞便是一箩筐。

但乔治国没有想到的是，正经跟你谈婚论嫁，光一张脸蛋是作不了数的。而且他学历低，自卑心作祟，嘴巴也硬不到哪儿去，于是他只能瞅着脾气心眼好应付的，不自觉就在挑选对象的要求上降下一截来。

他现在在就任的这家公司待了已经四年有余，离闹市区很近，老式的写字楼，近20层高的楼房，三幢体，底下是收藏品市场。一到双休两日，这儿必定人满为患，城郊及外地来的贩子沿着路两边摆满盘碟碗器、古玩字画，看着热闹，却让人揪心——原本就是休息日，偏偏他公司实行单体制，周末本来就意兴阑珊，再见到这么多人，自然心烦透顶。绕过人群，去按电梯的门钮，必定“叮”一声开了，空落落的无人来挤，直直升上17层楼，竟然觉得眼晕耳鸣。

平时，小小的电梯厢内可是挤得密不透风，两部仅容12人的老爷电梯万一其中一个突然歇菜，或有公司抢在上班高峰期搬家，那可真够热闹的了。似乎所有人都挤在同一时刻上班，晚一分钟都不行，等电梯徐徐降下，等待的人群像是轮船将沉、挤在逃生舱口似的，呼啦就往里推挤进去，直到电梯超载或超时响起警铃。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人犹豫着该不该走出去，当然，站在门口的人很倒霉，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退出去，沮丧着脸。

公司的打卡机被人做了手脚，要慢一两分钟，再加上人事部规定，超过三分钟不算迟到。这三分钟其实就是给你挤电梯用的，所以聪明的人总会提前坐电梯，或者预计好当天的实际情况。

乔治国是那种读书时就常迟到的人，进入私营企业，你尽管迟到好了，每天罚你个10元20元的，怎么会不心疼？这么少的工资还要东扣西罚的，再怎么着，连跑带挤，把体力全拼上了，也要赶在那个钟点打卡。

人生的一部分时间被苛刻地控制在别人手中，无可奈何。

乔治国心想，待在这种狗屁单位什么时候才能混出个头来？人家大学还未毕业就已经淘得人生第一桶金，自己呢，就拿这点工资，每月除去房租水电、吃喝用度，能存下几个钱来？

可是事业还未起步，人生的重头戏又来了——结婚！

老父亲说：“我看你这辈子也做不出个大事来了，还是早点讨个老婆算了。”

话是这样说，可是讨老婆也是要培养感情的，这个“培养”过程就是一门漫

长的投资艺术。谁家的姑娘愿意白贴过来，除非瞎眼瘸腿！这年头，跑到百货公司买东西，营业员还嫌你身上穿的没档次呢，就凭他每个月两千来块钱的工资？

那天，和石楠约好在“和风剧院”门口见面，他故意将时间定在7点，下了班先去食堂吃了个快餐，骑着辆自行车边走边逛。天渐渐暗下来，灰色建筑亮起一格格灯光，天空变成暗蓝色，街上的人流开始喷涌，尤其是遂安路一带，越往南走路越窄，人显得越多。

乔治国掐算好时间，就在7点将至的最后两分钟停下自行车。剧院上方的电子屏闪出橙黄一片，预告着今晚上演的剧目——越剧：《新河东狮吼》。玻璃门上贴着两张海报，可是门口并没有人站在那儿等他。他左右环顾一圈，然后掏出手机来。正在这时，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先看到一双细细长长的腿，避开一辆疾驰而过的自行车后才稳稳地走到跟前。

他抬头一看，先看到一张笑脸。

“你是……乔治国吧？”女孩羞涩地望着他。

她看上去瘦极了，戴着一副金丝框架眼镜，扎着马尾，露出窄而光洁的额头。她的脖子和手臂、两腿都一样细弱，穿着一件镶蕾丝丝边的衣服，还印着朦胧的花团，显然是穿了好多年，如今为了赴约翻出来的压箱货色。

他看到第一眼，就觉得失望，恨不得跨上自行车立刻掉头便走。但出于礼貌，他朝她笑笑，问：“你就是石楠吧？”随后，便看到了镜片后面她的小眼睛。与他以前那几个女朋友相比，实在连一半的姿色都比不上。

他心灰意冷地推着车走，石楠便跟他并排走着。两人交谈起来，相互问了些工作上的事，有一搭没一搭的，各自心里在想着什么。

“吃饭了没有？”他感觉无话可说，便随口问了一声。

“难道你吃过了？”石楠反问。

“我下了班就吃了，否则干吗约7点和你见面啊。”

乔治国并非不知道初次见面要约女方吃个饭的道理，但是约过好几个，餐餐都大手笔，到最后还不是曲终人散？所以这一次，他故意约在7点，双方都解决了肚子问题，再逛逛街、聊聊天，一分钱不用出，也就省掉一笔冤枉钱。

她笑了笑，眼里掠过一丝失望，但转而对他前面有家“麦当劳”，问他可否陪她一同去。他觉得时间还早，便勉强答应了。



“麦当劳”点餐台前排起长长队伍，乔治国抢在石楠前面要付钱，硬被她推开，只好看着她从皮夹里掏出钱来，买了个套餐，还替他买了可乐。面对面坐下，他把她桌子以上的部位又仔细扫了一遍，仍然没有看到喜欢的地方。肩膀像小孩似的还未发育，连胸部也是平的，她是太瘦了，又穿着不着调的衣服，不笑的时候，上嘴唇像包子的勒口尖尖地翘着，笑的时候，又把勒口像皮筋似的拉紧了，露出粉红色的牙龈。甚至他和她坐在一起，都觉得四周的眼光包抄过来，要狠狠地嘲笑他一番似的。

她像是心知肚明地迎候着他提出的一些问题，脸上带着营养不良的症状，她对他的工作、家庭大概也是作过一些初步了解。她大阿姨的婆婆以前跟乔治国的母亲是邻居，见面的时候谈起来，便交换了电话号码。乔治国的母亲不愧是退休后替人家婚介公司帮过忙的，促成了十几对新人以后，毅然决然替自己不争气的儿子作一回红娘。一打听，家境是差了些，但至少有个大学本科的文凭；相貌身条也是一般，但凭着自己儿子那点德性，长得漂亮些的又罩不住。而且乡下吃苦出来的女孩，多少会操持家务。这样想着，乔治国的母亲就迫不及待地打长途电话，把石楠的手机号码告诉了儿子。

彼时的乔治国，正在一个个消化着母亲介绍的女孩。看到石楠，先就瘪了气，因为长得不好看。他绝对是个“外貌协会”，从小就会在电视机前评价哪个女人好看哪个女人难看，而且自始至终对农村女孩没有好感。他在内心暗暗起过誓，最低的底线就是不能娶农村的姑娘。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身上有一种城里人的优越感，父辈吃苦得来的朴素情怀，到他这一代，完全被消灭了。

“吃完了吧？”乔治国有点不自在起来。

“嗯。不再坐一会儿？”石楠用餐巾纸抹了抹嘟起的嘴唇，还用舌头飞快地舔了一下牙齿。乔治国看着就丧气，率先站起身来。

“走吧。”

石楠只好站起来跟在他屁股后面走出来。

乔治国偷偷看了一眼手机，才7点36分，怎么感觉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这一走出来，是灯火辉煌的大街，到处都是人，脚步匆匆。巨型广告上巧笑嫣然的女模特，烈焰红唇，迎风招展。也有高档的花园式露天茶座，飘来爵士钢琴的叮

咚声，或者咖啡厅落地玻璃上映出的绿围裙侍者忙碌不息的身影。石楠只是不作声，大概在等乔治国的决定。他又犹豫着，脚步直往附近音乐喷泉的方向走。

“你说，你从……亭江那边过来？”这是无话找话讲。

“是啊，不过上班在市区。”她回答道。

“那还真够远的啊！为什么住那边？”嘴里这样问着，脚步却不停。音乐喷泉是免费的，而且人多，可以假装热闹。

“哦，跟朋友合租，那边环境挺不错的！”石楠突然想起个事：“你自行车不推着走吗？”

“停麦当劳门口吧，不会被偷。”

石楠拘谨地搓着手，“要不……我们去咖啡厅吧？”她说，又怕戳到他的痛处，连忙跟着说了一句：“我请客。”

乔治国突然止步，他盯着这个瘦弱的女孩，看着她笑嘻嘻的样子，好像是很富有，肯定在外贸公司干得不错吧！可是，她的衣着，实在是看着别扭，像被小朋友丢在一边玩腻了的洋娃娃。他抽了一下鼻子，倒不是要打喷嚏。“要不随便走走吧，你住得远，也要早点儿回。”

她只好笑笑。

自从接到他发来的短信后，就一直期待着见面。既然是老乡，就应该有许多话题可以聊。她30岁，他31岁，刚巧差一岁，据她大阿姨讲，男方家境还算好，城里有两套房，又是独子，这样的条件，别说娘家也有脸面，比起那个长相好过自己的妹妹，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了。

两人边走边聊。石楠好不容易看到路边空着几条长椅子，想坐，犹豫着又开不了口。乔治国看到音乐喷泉那边围了那么多人，皱起了眉头。“要不，我们……改天再聊吧，你路那么……远，还是早点儿回吧。”

石楠悲惨一笑，这就要分道扬镳了？可见对方对自己真的没有眼缘，男人都一样，看到女人身材好、样貌好，眼珠子都会发绿。要是今天换作自己的妹妹，想必他就不会那么抠、那么拽吧！

“我……其实没关系，再走走也好。”

“可是我有事，真的不好意思。”他的脸立即阴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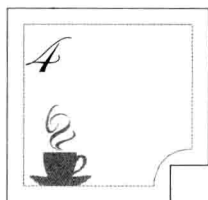
是他帮她拦的出租车，还没等她伸出手想跟他握一下手，乔治国便将她塞进

车门里面。车子驶出好久，她的心才回到正常的状态，刚才还一直吊在嗓子眼，总算是舒了口气，但是心情却变糟了。她脸上还留着一丝淡淡的笑意，车窗外的灯光不时闪过她苍白的脸颊。

来阮州已经3年多了，工作算是稳定下来了，毕业后一直在陇州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上班，后来做得不开心，就跑回阮州。毕竟在阮州上过四年大学，同学多，相互有个照应。眼看着同寝室的周慕芸、刘玲等人都相继嫁人了，奔来赶去地喝喜酒、送红包，还当伴娘，可是缘分就一直轮不到自己。石楠在班上不算漂亮，即使在同一寝室，也上不了排行榜。可是她真的很渴望爱情，看到人家甜甜蜜蜜地搅在一起，眼里都充血了。

还是上个月吧，和妹妹在QQ上聊起，才知道妹妹都已经找好男友，正等着选日子。妹妹跟她是相差了6岁啊，这不是一个指头直接戳到她背脊上了吗？不要再等两年，她那个弟弟再忽地蹿上来，赶到她前面办婚礼，那她的面子该往哪里搁啊！她不是没有相过亲。就说上次那个吧，吃过一顿饭，还是个公务员，可是才30出头就毛发尽秃，裸着一颗脑袋不说，还凸出十余公分的大肚腩，硬生生把身上那件西装给撑得纹路毕现。最主要的是，那男的说话不打草稿，舌头像雪地里的轮胎直打滑，牛哄哄的。

后来也不知道是她不联系他了，还是他不联系她了。估计彼此都没个眼缘。但看到乔治国的那一眼，还是令她动心了。谁不喜欢帅哥啊？上大学那会儿，寝室里墙上还不是到处贴满四大天王的海报，一到晚上，几个女生就在那儿聊偶像剧里那个男主角，聊到兴起，还会学女主角那样嘤起嘴撒声娇，引得纪检队的人连连敲门。



石楠很想抓牢乔治国，可是他却滑得很。几次发短信过去都不回。她的心就沉下去了，要是别人，早就像受过伤的鱼，再不敢碰一下到嘴边的诱饵，以为里面埋伏着阴险的钩子。但石楠对生活充满了想象和乐观的心态，即使失败十次，她也照样把笑脸像鱼干一样晒出来。

她还想着如果谈好男友，8月就可以一起去北京看奥运会。是啊，奥运会在自家门口举办，怎么着也要踏进一只脚，前锋做不成，当个后卫总行吧，谁让她老是拖后腿呢。

另一条后腿是乔治国。他在25岁的时候，就梦想着哪一天带着一家三口坐在体育馆的座台上吹口哨、摇旗呐喊，那应该是生活富足的体现，钱多到可以维持日常支出，然后旅行、看球赛，其乐融融。

理想中的乔治国：衣着休闲、阳光健康、风流倜傥，回到现实当中，一晃已经30出头，而立之年，可是他依然还是骑个自行车，住的房子是郊区农民房，连每年买个隐形眼镜也是哆哆嗦嗦。

那天，他妈要从老家过来，事先打来电话，说要见见石楠。于是乔治国又给石楠发短信。两个人都有点犯贱。乔治国如果眼里没她，完全就不必发短信再邀她，而石楠遭到过这一番冷遇后，竟然也能打起精神来欣然赴约。说是心无城府吧，又不能把他俩当作纯情少年，说是脑袋瓜子秀逗吧，两人又不笨。总之，缘分就这样开头，像乔治国老妈说的：缘分到了，躲都无法躲开。

约的饭店是阮州最大众化的“天龙”。大中午的，门口排队排得人山人海，老长的队伍弯弯扭扭的，乔治国让老妈坐在凳子上，自己一边去拿号，一边反复看手机。

石楠是等第二盘菜端上来时才赶到的。

“不好意思，来晚了，车子有点堵。”她一边拉开空位置，一边解释。

“没关系，我们等不及就先点了几个菜，你再看看。”乔治国主动递过来菜单。

石楠说：“你们点了就行。”

结果两人推来让去的，把老太太面前一盅大麦茶给碰翻了。石楠连忙从包里取出餐巾纸给老太太擦。她这下算是看清楚乔治国他妈了，一头短发都花白了，可看上去仍然精神矍铄，除了眼睛有点眯缝（大概是近视眼），虽然六十好几的年纪，却依稀辨得清年轻时姣好的容貌底子。乔治国像他妈，双眼皮、高鼻梁，嘴唇小小的，要是随便戴个假发、装两只假奶，放在古代准保还是个美人儿呢。

为了犒劳一下自己的老娘，乔治国点了一大桌菜。

他妈好不容易来趟阮州，一早就把他的被单、床垫统统洗掉，又帮着擦洗墙面、厨房间的尘灰，擦到都快吐了。这么大个儿子，在外面这么多年了，还学不会照

顾自己，什么事都懒懒散散、拖拖拉拉。最可气的是，她发现窗帘下摆脏污一片，拆下来用肥皂粉浸泡，竟然生出一股子腥臭来。想必是儿子不学好，长夜孤寂，他就是这么来解决生理饥渴的？她一边洗一边眼泪水就涌上来了。都过 30 岁了，老婆还在天上飞，跟他说说还嫌烦。

看到石楠那一刻，她就觉得这女孩长相一般，嘴巴翘翘的，身材又这么瘦。治国他爸倒是喜欢身材丰满的，嘴巴花炮一点的，可是石楠两样都不具备，人倒文静，不声不响。等石楠去上洗手间，乔治国他妈就问儿子：“会不会太瘦了些？”

“让她多吃点就胖了！”乔治国懒懒地回答。

“瘦了不大好生养，不过她大学本科毕业，以后小孩生出来倒是可以教得出色点。妈反正随你心意，你觉得可以，我们是不会反对什么的。”

付账时，石楠又抢着付，被治国他妈拦住了。

后来治国他妈几次都跟儿子这样说：“她大方倒是大方的，每次都抢着付钱。你看你以前那些交往的，哪个这样积极。你不是说请她们吃饭，还常常带个拖油瓶来，把你钱花光了一点都不心痛，我看她倒不是这种人，只是长相一般。长相好的，你看不牢的，说不定以后还要被别的人拐跑。”

想想也是。乔治国没少约过女孩子，请她们看电影、吃牛排，结果没一个好弄的。有一个还比他大两岁，在阮州有自己的房，租给别人办公司，自己不仅是房东，还成为其中的员工。一见面，才发现对方都差不多成臃肿下垂的欧巴桑了，说话三句不离韩剧，或谈健身房里的某位帅哥教练。本来乔治国还想抱着吃软饭的心理，套一套这类型的富婆，谁知对方不仅不买他的账，还带着所谓的闺蜜一同赴约，光一顿自助餐就吃去他 800 多元。连夜一通电话打到家里，因为那欧巴桑也是他老妈介绍的，对此，乔治国他妈在电话中显得异常激愤：“是这样的人，我倒没料到，那就不要约了不要约了！妈再给你介绍！”

于是又有了后面的装可爱的小萝莉、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御姐、吃遍阮州所有粥店的小圆脸，还有民营医院 ICU 的护士美眉。有的甚至跟他到老家，冠冕堂皇地坐在所有亲戚面前。乔治国他爸乔天保和他妈盛曼娟特意在酒店摆上一桌，宴请家里的亲戚。结果后来居然不作数了，俩老夫妻就跟歇了火的炉灶上的茶壶似的，有口难鸣了。

再等也是等不下去了。奥运年办婚礼，多好的事！乔治国心里痒痒的，这把

老骨头了，吃不消爱情长跑，不能再磨磨蹭蹭了。谁料，石楠简直像开足马力的跑车，还没等他出击，主动就送上门来了。

炎炎烈日，他还光着膀子在家里看碟，门就被敲响了。打开一条门缝，见石楠正大汗淋漓地站在外面，手上拎了一箱牛奶和一只大西瓜，笑意盈盈地看着自己。

“你、你怎么来了？”他惊讶万分，连忙将门打开，自己迅速跑到房内抓起件背心套上。这女人也太奇怪了，大热天从亭江特意赶过来，电话也不提前通知一声、短信也不发一条。

石楠微微喘着气，将东西靠墙放了。乔治国的房间一眼望去，简直像是吉卜赛人的大篷车，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墙上贴满电影杂志里免费赠送的海报，桌上地上叠着高耸入云的书籍，书架上挂着破损的包、衣服，电视柜下面堆着各式各样的盗版碟。连一张像样的凳子都没有，唯一的一张塑料凳，都用来搁放着笔记本电脑，以及上面一盒刚拆封不久的饼干。

“来看看你。”石楠笑着。

“你怎么找来的？也不打个电话先。”乔治国一边把电脑搬开，将塑料凳空出来给她坐，一边跟她说着话。石楠这一回好似特意打扮了一下，穿了件白色的衬衣（注意：袖口又是带蕾丝的），下摆是粉红色迷你裙，衬出她修长的腿来，马尾倒是扎得挺精神，说起话来一耸一耸的。

“上次你告诉过我地址，我就找来了。电话就不打了，大热天的，料你也不会去别的地方。”

“你先看会儿电视，我脸还没洗，马上就好。”说着跑去厨房间。

石楠眼睛盯着那台 21 寸的电视机，脑筋却在骨碌碌地转。她不打电话来，当然是怕对方有托辞，大热天、大老远跑过来，才表示她有诚意。她包里不是没有纸巾，而是淌在脸上给他看，让他心里有个数：她有多在乎他。

她心里暗暗想：这男人还真有点懒，把什么东西都扔得乱七八糟，周末在家也不整理，我都坐了一个半小时车子赶到这儿，他竟然还刚刚起床，连脸都没洗过！绣花枕头烂稻草，原来说的就是这种人！正想着，鼻孔里还钻进一股臭味，眼珠子一转，看到桌脚下扔着三四只颜色不同的袜子。她脸上的笑容没有收起来，就这样端庄地坐着，还故意把裸露的腿一前一后摆放着。

现在的她，已经到了连一根烂稻草都不能放过的地步。